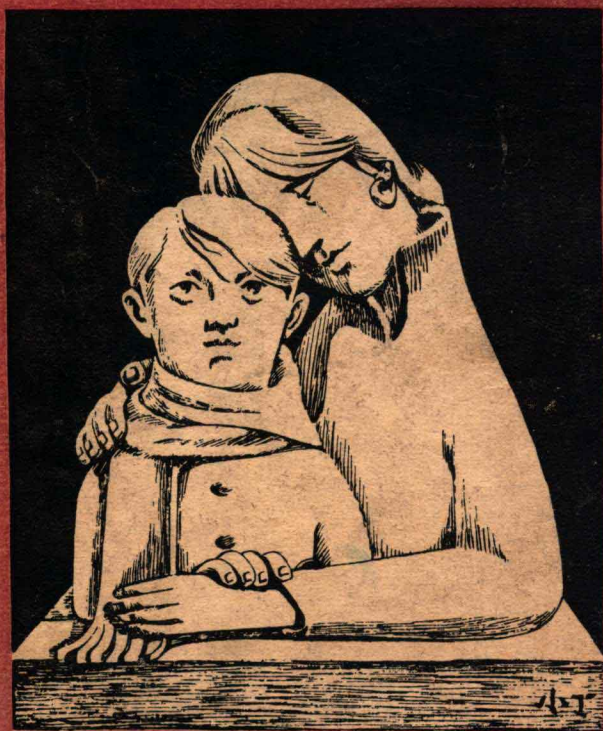


沌混



著 基 賓 駱

著 基 賓 駱

沌 混

——史家畏步姜——

版 社 版 出 羣 新

年 七 四 九 一

第

一

章

一

我出生的區域，是靠近俄羅斯海口的中國邊境。距離朝鮮的清津港又很近，所以秋冬兩季的早晨，海霧永遠都是很濃重的，充滿了街道，充滿了我們住的院落。

每天我一睜開眼睛，就跪在窗口上，望着那塊現着乳白色煙霧的玻璃，奇怪它為什麼在我們吃過飯的時候，會變成透明的，把舖滿院子的陽光，窗外的花盆木架，和花紅葉綠的鮮美色彩都現出來。

那時候，我的眼力彷彿還望不到三五尺以外那樣遠，在我的記憶裏，也從來沒有一次。從玻璃窗上望見立在對面的一排木窗，刻花紋的茅草房子，和那房子前面的搖幌着身子走路的鵝，睡在牆角落裏晒太陽的豬。除非我跟隨着母親到窗外澆花的時候，若是我走的遠一點兒，那些鵝就伸長頸子，作勢撲我，我才知道院子裏還有奇奇怪怪的生物，心想走遠點看看，可總是給那些長頸鵝圍截着，終於兩眼望着牠們退回來。直到接近母親的腿部，我才敢伸腳踢牠們，雖然這樣胆怯，可是向來在恐懼牠們撕撲的當兒，沒有招喊過母親求援的。

縣城外，有一條水流清淨的紅旗河。古遠的以往，那些土人聚族而居的年代，北岸或許是給正紅旗的東北土人盤據着的。現在變成了木行板廠麇集的城郊。河邊兒，全是樹皮剝光的木排，幾乎掩蔽了紅旗河的一半水面。有的木排，從這裏再順水下流，運輸到圖們江去，有的停留在這兒，找到買主，就給搬運到岸上的板廠裏去，鋸作木板。而且一批木排閃出了空位，不久就有另一批木排填補上。夏季的每天下午，城裏的婦女們都聚集在這些木排上洗衣裳。僻靜的遠處，男人站在木排上洗浴，孩子們蹲在木排上垂釣。岸上鋸制方木的高架子上，終天不斷響着鋸木的嗤嗤聲，斧錘擊打鋸板間木塞的叮咚聲和洗衣婦女們手裏不停用棒槌揮打濕衣的捶衣聲，還有來往海參崴，清津港的帆船上的水手，遇到一陣把布蓬鼓滿的有力的風所起的歡叫，所有這些複雜景象和聲音，使紅旗河在孩子的單純視感中，成為五光十色的具有誘惑性的樂園了。

可是我第一次跟隨着母親到紅旗河去，彷彿沒有看見寬闊的水流，以及河南岸的綠野，羊

羣。只是覺得這裏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尋不見那許多聲音中最特殊的古怪的，是發自什麼地方，儘是順聲尋望。往往望見的不是發那種奇聲的景物，可是這景物本身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到耳裏又響起那種古怪鳴叫時，就又拋棄了眼前的景物，去尋望別的了。我所仰望的鋸木架子，是那樣高大，如沖雲霄，實際上，後來才知道，只是離地一丈四尺高。我奇怪爲什麼站在那樣高的木頭上的人，不會墜落下來。我一直望着他，彷彿不一會兒，他就會站不住，跌落下來似的。

那時候，母親就說：「你不看着道走路。老是仰臉看什麼？」

我就抓住母親的衣襟，覺得母親也是高大的。我必得伸高手掌，才能抓住她的衣襟。等到走下土崖的工夫，我就抓着母親的褲腿。

「哪！抓住我的手指頭！好好走呀！」

於是我握住母親的一隻手指。這時候，只能看見一根一根順序躺在脚下的木排。覺得每一根方木和一根方木的距離，都是我的步度跨不過去的，實際上牠們用粗藤束在一起，方木和方木之間，至多閃着一兩分的空隙而已。不過我望着空隙間的水溝，總是懼怕，尤其是這裏的水和家裏的不同，這裏的水是會動的，而且活動的是那樣快，只要大人的腳步從這樑踏在那樑方

木上的時候，牠們之間的水就會跳躍起來，作着向人攫撲的威嚇姿式。

「邁步呀！邁步！對了，再伸腿，這不是走過來了嗎？」母親不住的說，可是我全不入耳，儘管望着我跨過來的方木，覺得容易的有些意外。所以母親要抱着我向最外那排臨着紅旗河中流的木筏上走時，我極力掙扎着不讓她抱，我是要自己嘗試着跨過一根根方木之間的水溝那種勝利而又舒適的感覺的。

「那麼，你自己走吧！我可不管你了！」母親說話時，拾起木排上的洗衣盆，作出不再理我的神氣。

我想：——你自己走，你自己就走吧！反正我自己是能一步一步跨過去的，這還不容易。我低着頭，跨上了一根方木，向前面望一望，不意母親就站在我的眼前，望着我。這時，她笑了，我也覺得非常得意。因為現在不抓母親的手指，也能夠獨自邁過一道道水溝了，完全任什麼外力也不依靠。

「還笑哪！掉到水裏我可不管你呀！」母親說：「聽見嗎？」

「聽見了。」

「那麼抓着我的手指頭吧！」

我搖搖頭，不再向前走。可是母親的手掌還不縮回去，我就推開牠。獨自一步一步，從這一株方木，跨到那一株方木上去。母親是一直走一步，停一停，等待着我。

當我跟隨母親走到最外一排木筏上時，母親就命令我好坐在裏邊，不許動。我望見許多光身的孩子，在陽光閃閃的河流裏洗澡，發着暢快的笑聲和歡呼。除了這一點印象，在我當時的記憶裏，存在着以外，再沒有別的了。沒有望見寬闊的水流，也沒有望見帆船，就是對岸的廣闊無際的田野，也彷彿是在我的幼小的眼界之外，遠不相觸。但我也似乎記得，另外還有些婦女，都蹲在木排上捶衣裳。最使我注意的是一個披紅圍巾的女人，她發現我在望她，手指就向我臉上彈肥皂沫，我依舊望着她，同時把肥皂沫用自己的手背揩淨。她就笑起來，兩排雪白的牙齒，發着光澤。母親那時給我脫光了衣服。

我望見母親也開始洗衣服了，就走過去。

「你過來作什麼？站在那兒不許動。」

「兜兜。」

於是母親擲給我那條帶着銀鎖鏈的紅肚兜，我也尋找了一個靠水流的地方，想蹲着洗。但是給母親抱起來，我就踢着兩條腿，堅持着不離開我所尋到的合適的地方。

「聽話！」母親說：「坐在我旁邊，不許動。我給你洗。」

先前母親逆着我的心意硬把我抱過來，現在又把我的紅肚兜全浸了水。這是我自己要親手投到水流裏去浸濕的，於是我搖幌着身子，拒絕那條給別人浸濕的紅肚兜。母親給我搥乾了，並說：「你看看，不是一滴水也沒有了嗎？哪！你自己洗吧！」我還是不滿意，覺得既已沾過水，無論搥的怎樣乾，和原先是不一樣了。而且坐在她旁邊，處處受她的監視，一點也不自由，就是母親不說什麼，只那不住望我的眼睛，就足使我感到緊緊的束縛了，何況時而她說：「你的胳膊短，沾不到水，坐下吧！」就使我坐下來；時而又說：「還是我跟你浸濕了，你再洗。」終於，我在她不注意的時候，偷偷走開去。並且兩手還捧着一塊肥皂。

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那裏剛空出的一排木筏，有着池子大的一潭水。四週的木排，除了幾個光身捉小魚的孩子，沒有什麼大人。我用肥皂磨擦着平鋪在方木上的紅肚兜，就在這完全自由地隨心所欲的工夫，不知怎樣我的腳踏到塗滿洗衣皂的臨水方木上，突然一滑，於是覺得眼睛前全是翻起的水底的塵沙、泡沫、圓珠兒。我還想張口呼喊，可是水立刻就灌到喉裏去。那時候又有一股冰冷的水流從河底下漂浮上來，我覺得身體一輕，頭髮就給一隻大手抓住，我哭出聲來了。

從這以後，母親再不帶我到紅旗河去，而且祕密着這故事，從來不對誰說，當我在縣立高級小學畢業，下鄉避難的那一年，父親才知道爲什麼批八字的紅帖上批着三歲不有一難關，他是深信着中國那些命運論的傳道者的。

三

沒有同年歲的小朋友一塊兒玩，也沒有什麼玩具，日子過的那麼無趣。

我們住的房子，是新建不久的。房門朝西，南北兩間各有兩大口玻璃窗。我和母親住着北間，南間是終日寂無人聲，彷彿從前滿地都是水菓和瓜子皮，香煙蒂巴。現在我過去看看，只有發光的桌、椅、茶几，以及一般商人裝置客室的傢具。那些傢具的式樣既陳舊，看起來又笨重，非講究結實耐用的人，是不會喜歡牠們的。

屋子當中，有架俄式的「別列器」，冬季用來燒煤取暖。現在反而給人一種冷寂的感覺。每次走到門口，我就跑開去，彷彿這空無一人的客室，是專門爲着捕捉小孩所設立的，像我所見的那些用棍支住的圓大竹篩子，專門爲着捕捉小雀而擺設在院心一樣。

日常總是陪着母親坐在炕上。遇到母親剪裁衣裳的時候，就坐在旁邊問這問那。偶爾也要求一塊碎布，親手用剪子剪成更零碎的布條。遇到母親作麵的時候，就懇求一小塊麵，一直揉搓成各式各樣的長條、圓棒、方塊……之後，那麵塊變成烏黑的時候才歇手。

既然不睡，總要作點什麼，一個人孤零零的作什麼玩兒呢！就躺在炕上，把腿向上豎立，使兩隻腳掌朝天。一會兒兩腿再向鼻前用力一挺，僅只使頸頸依靠炕席。不過這只是一瞬間的工夫，我却覺得舒適。後背迅速而自然的，立刻又跌落到炕上，然後兩腿再用力朝自己頭上一挺……有時兩手抱住大腿後股，不使牠落下去，一直向空豎着，兩腳有時不藉臂力，能夠一點一點的使脚尖碰到自己的前額。

「你那作什麼呀！醜態！還不起來好好坐着！起來看看院子裏是誰呀！」

我知道沒有什麼人，有人來，院子裏就會先響起鵝的激鳴。就不作聲，依舊操練着自己得意的把戲。母親往往只說一兩句：「醜！真醜！」就不再逼迫起身了，一邊酌量着剪裁下來的布的長短，一邊不由自主的哼着婦女們無聊時所慣愛哼的一種沒有字音的調子，彷彿眼睛在衡量布塊，心裏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且不自覺鼻子是在吟咏着——那洩露無聊而寂寞的聲音！對於孩子，沒有再比這音調的催眠力更大的了。

偶爾，我趁着鵝羣不注意的工夫，也會跑到對面那家和我們共用一個前車門的人家去，伏在那座有花格窗的門口邊上，露着頭向裏看。

「進來玩兒吧！」等待梅姐這樣招喚的時候，我才慢慢走進去。生怕韓四嬸發脾氣。

韓四嬸是梅姐的母親。身量比梅姐的父親還高，整天腰繫着藍布圍裙，腳穿兩隻男人鞋，在院子裏來來去去。不是喂豬，就是喚鵝，再不是挑着兩隻豬食桶，走出院外買酒糟。她的娘家是正紅旗的皇族。丈夫是隨旗的漢人，矮個子，光頭，臉色黑油油的發光，有着一雙黃牛的眼睛。整天兩手捧着鼻煙壺，拖着鞋，不結領扣，坐在屋簷底下曬太陽。每次遇見我找梅姐的時候，就截住我，說道：「連哥兒，過來，四叔秤一秤。」放下他的鼻煙壺，兩手捧住我的下頰，把我懸空提起來，一連三次，我若是不跑，他還會秤的；就是跑開去，他還叫；「連哥兒，再來秤一次嘛！」所以我幾次有心找梅姐玩，就給容易發脾氣的韓四嬸、撲人家的鵝、捧鼻煙壺的韓四叔，這三種可怕的形象，打消了。

有一天，我望見韓四叔不在院子裏，鵝羣全聚在豬食桶旁邊，搶吃那些淋漓桶外的酒糟。只有韓四嬸坐在矮腳凳子上，監視着三口吃食兒的豬。手裏抓着一根拌料棒子，兼着用作責打獨霸食糟的兇豬。心想趁她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三口豬上的工夫，悄悄走過去，找梅姐。

一隻灰翅膀的鵝，口含一條菜葉之類的東西，從豬食桶旁邊，退出來。另一隻紅冠的白鵝，向牠追啄着，迅速的跑來。我本該在這時候，儘管向前走的，可是我竟站住，注意牠們是不是會看到我。彷彿等牠們看不到我，再走，可是又不躲避，還有不不到的？正巧又有一隻母雞抖着翅膀追來了，這是一個非常精明能幹的母雞，爲了搶劫灰翅膀鵝的獲得物，她拋棄了那些啾啾鳴叫的雞雛。就在我的腳前，她追上了灰翅鵝，只見她的翅膀一撲，就從鵝的扁嘴裏搶去那條菜葉之類的東西，迅速的逃開去。當時，我倒退了兩步，恐怕牽扯到我，誰知道這動作引起白鵝的疑心，牠像追啄我鞋上的某種東西那樣，伸頸奔來，灰翅鵝本來去追母雞，聽見我的呼叫，也掉頭撲來了。實在我是失口而呼的，但我又不挪動，彷彿等待牠們撕啄一樣，定定望着長頸將草伸到我腳前的鵝，站着。

「跑過來呀！連哥兒……來，到這邊來！」

我這才明白應該逃開這圍攻，許多鵝已經鳴叫着向這邊增援了。當我跑到韓四孀的身邊去，我還掉頭觀望着那些向空鳴叫的鵝，發出懼怕的冷笑。實際上我的心，是在繼續猛烈的跳動。望着韓四孀嘻笑的嘴唇，於是我也真的笑起來了。

「坐在我腿上吧！吓着你沒有？」

「沒有。」

「你媽在家作什麼呢？」

「縫衣裳。」

「給誰縫？」

「你看，四孀，那個母猪又咬那個小公豬了。」

我指着那個白嘴巴的黑母猪，韓四孀的棍子却敲到小公豬頭上。我望望韓四孀的臉，韓四孀像是安慰我而且賜給我極大光榮和恩惠似的，又敲了一下小公豬的耳朵。彷彿說：「你看，我聽你的話，打牠了。」小公豬本來給母猪咬得退開豬槽，用後尾抵着母猪的肋骨，神情是靜等一會兒，母猪喫得起勁的工夫，再掉轉尾巴，和牠並頭吃。現在歪了歪頭，自覺失勢似的，搖幌着尾巴走開了。路過豬食桶的時候，牠並沒有沾惹什麼，只不過嘴裏不平的哼哼着而已，可是那隻俏小而強悍的母雞，展着翅膀撲來，啄牠的鼻子。小公豬完全沒有注意母雞的撕啄，依舊慢步踱着，剛一拐彎，逞強的母雞就飛躍起來，彷彿受了極大的驚嚇，霍霍地高聲鳴叫。其實小公豬想走到豬食桶的另一面，一點也沒有欺侮牠。牠飛到豬食桶的桶口上，等到站穩，就又俯着頭向桶子裏窺望了。當時我很想給牠一石子，趕跑牠。到處追來撲去，專門搶劫和欺

個別的禽畜，已經驕狂得惹事生非了。可是我只望望韓四嬸，見韓四嬸忙着向豬槽倒豬食，就沒敢告訴她。

那時候，小公豬又急急走來了。母豬一見牠，就從豬槽裏抽出嘴巴來，作出若是小公豬再進一步就會撕咬牠的威脅姿態。我完全忘記韓四嬸的易怒的性情，就抓住拌料棍說：「給我！給我！」很怕失去了敲打母豬的機會，趁她剛朝小公豬發出威脅聲的當兒，就打了牠一棍子。

「打牠一下夠了！把棍子給我，我來打。」

我就順從地遞給韓四嬸，並表示打牠一下，已經滿足。腦袋倒在韓四嬸膝蓋上，仰臉笑着取悅她。實際上，我倒很想再打牠一棍呢！可是韓四嬸不是母親，只想在韓四嬸轉背的工夫，偷偷踢一下牠那圓筒形的白嘴巴，可是韓四嬸一直守着豬槽，不離眼。

韓四嬸說小公豬是吃得很飽的了，還是見了別的豬嚙就嘴饞，說着說着就用棍子驅逐牠。在這工夫，只見韓四嬸一仰臉，她那神情就彷彿擺脫開她當前所要作的事情，一手還抓着豬槽的一端。顯然是預備抬起一角，使豬槽裏的水料集聚在另一角上。這時候就停在那兒，手既沒離開，也沒有掀豬槽，她的眼睛彷彿望見了她不願望見的物件，但是又要望出一個底細來似的，望着車門旁走人的邊門。那車門平日是關閉着的。

韓四叔走來了，身後跟隨着一個酒館的夥計。

韓四叔手裏玩弄着兩個「樹腰子」，相同兩個扁型的雞蛋。紫紅色，反映着陽光，輝芒閃閃地在他手掌裏旋轉着。韓四叔的日子，多半是在旋轉這兩個「樹腰子」的工夫上消磨的。臉上現着悠閒士紳所有的笑容，這笑容是沒有來歷的。由於良好的營養和無憂無慮的樂天的天性，那笑容在晴天時候，彷彿說：「陽光多麼好呀！晒的人真舒服，要打盹呢！」雨天又彷彿說：「真是甘霖哪！在暖炕上睡一覺，可真是幸福！」

現在他彷彿知道不說什麼，韓四嬸的眼光是不會離開他的。那笑容就變作針對她而發的了：「還沒有喂完呀？」知道遮擋不過去，又說：「這不是嘛！大前天到紅旗河去踫躑，碰見二道河河咱們親家，還有什麼說的，到福興館去吧！臨走又帶去半斤燒肉，就這樣欠下幾十吊錢……給人家吧！」

「我可沒有錢！說的倒好聽！給人家吧！誰給我？」說話時，韓四嬸那隻手抬起豬糟的一角，彷彿所要知道的事情知道，就算完事了，可是豬糟裏的水料都流到地下了，她還是把那一端高高豎着，並不放平，足見事情還沒有完。她的眼睛可確確實實望着豬糟，望着豬糟裏的水料向地下淌。她說：「終年整月，向家領討帳的，金山銀山也叫你吃完了，喝完了。這不是前

清咱們皇家一年有二百八十八兩銀發給咱們的時候了，什麼還有你吃不完，玩不完的呢？」

「你又是說我吃說我玩啦！我不是說嘛！大前天到紅旗河去踹躑，碰見二道河子咱們親家，叫他來家，他又不肯來，還有什麼說的！到福興館吧！就進去了……」

「我不要聽！房子都叫你吃去一半了……」說第一句話時，她用力敲了一下豬槽。這才發現水料快流完了，而且小公豬又在一端站了個位置。

「你就是這樣！又房子房子的，還不夠你住的？這個年頭，又是胡子又是獨立黨的，要那些家產作什麼？是不是？孫老三。」韓四叔笑着問那堂倌，也不等孫老三搭岔兒就大聲咳嗽兩下，然後叫道：「德一媳婦！把我的睡椅拿到窗外來，還有鼻煙。」在他每次招喚兒媳之前，照例是大聲咳嗽兩下，這咳嗽並不是普通平常的，更沒有什麼用意，而是一種習慣的氣派，近乎一呼百諾的貴人，在說「來人哪！」之前或以後，大聲咳嗽或大聲來兩下因飽而噎的聲音一樣。

把堂倌拋棄在一邊，儘管自己躺在睡椅上，眯着眼，擺出休神養性的姿態。這時唯一活動的東西，就是柔而胖的手裏那兩個紫光木蛋。旋轉着，不停地旋轉着。

韓四嬸就抱怨自己不留神，把喂豬料都傾倒在地下了。洩忿的又是那小公豬！「你再擠，